

安吳四種卷第二十六

齊民四術卷第二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農一

庚辰禊著二

帝典曰敬授民時周公曰予其明農知稼穡之艱難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五穀熟而民人育文王視民如傷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而民無不仁百畝之糞上農食九人下食五人人事之不齊則收成相懸如此是故聖王治天下至纖至悉莫不出於以民食爲本生之務盡其道而不敢使有或耗者也黃帝始制幣以通

民貲書曰惟金三品懋遷有無生民乃粒今法爲幣者惟銀與錢小民計工受值皆以錢而商賈轉輸百貨則以銀其賣於市也又科銀價以定錢數是故銀少則價高銀價高則物值昂又民戶完賦亦以錢折銀價高則折錢多小民重困是故銀幣雖末富而其權乃與五穀相輕重本末皆富則家給人足猝遇水旱不能爲災此千古治法之宗而子孫萬世之計也

國家休養生息百七十餘年東南之民老死不見兵革西北雖偶被兵燹然亦不爲大害其受水患者不過偏隅至於大旱四十餘年之中惟乾隆五十年嘉慶十九年兩見

而已宜其豐年則人樂旱乾水溢人無菜色然而一遇凶荒則流離載道屢受豐年而農事甫畢窮民遂多并日而食者何也說者謂生齒日繁地之所產不敷口食此小儒不達理勢之言夫天下之士養天下之人至給也人多則生者愈衆庶爲富基豈有反以致貧者哉今天下曠土雖不堪多而力作率不如法士人日事佔畢聲病鄙棄農事不加研究及其出而爲吏率侵所及大略農民尤受其害故農無所勸相率爲游惰西北地廣則廣種薄收廣種則糞力不給薄收則無以償本東南地窄則棄農業工商業工商則人習淫巧習淫巧則多浮費且如兗州古稱桑土

不至莫識蠶絲青齊女紅甲天下今至莫能操針線西北
水利非不可修舉而數百年仰食東南其利弊固皆歷歷
可數然未易更僕况更非素習亦難猝辦請言近日本末
並耗所以致民窮而不能禦災之故一曰煙耗穀於暗二
曰酒耗穀於明三曰鴉片耗銀於外夷先分晰詳指其弊
而後陳救弊之法烟出於淡巴菰國前明中葉內地始有
其種數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則山陬海澨男女
大小莫不吃烟牽算每人每日所費不下七八文拾口之
家終歲吃烟之費不下數十金以致各處膏腴皆種烟葉
占生穀之士已爲不少且種烟必須厚糞計一畝烟葉之

糞可以糞水田六畝旱田四畝又烟葉除耕鋤之外摘頭
捉蟲採葉晒簾每烟一畝統計之須人五十工而後成其
水田種稻合計播種拔秧蒔禾芸草收割晒打每畝不過
八九工旱田種棉花豆粟膏粱每畝亦不過十二三工是
烟葉一畝之人工又可抵水田六畝旱田四畝也凡治田
無論水旱加糞一遍則溢穀二斗加做一工亦溢穀二斗
以種烟之耗糞與耗工乘除之則其耗穀殆不可計算不
僅占生穀之土已也且驅南畝之民爲做烟打捆包烟者
其數又復不少至各處開烟袋店舖烟袋頭尾大抵銷青
黃銅錢爲之制錢十文重一兩而好銅每兩則值制錢二

十餘文。故雖嚴法不能禁。沮壞錢法。此宗最大。且做工之人莫不吃烟。耕芸未幾。坐田畔開火閒談。計十人做工。止得八工之力。其耗工又復無算。減穀亦無算。所謂烟耗穀於暗者。其弊如此。古之用酒有三。以成禮。以養老。以養病。非此而用酒。則謂之荒酒。尚書酒誥言之最切。竊謂周公以忠厚立國。明德慎罰。而羣飲者卽執拘以歸於周。似乎太苛。自往來吳越齊豫之郊。見荒郊野巷。莫非酒店。切倚悲謫。莫非醉民。然後嘆周公立法不爲過當。嘗以蘇州二府推之而知酒之爲害不可勝言。蘇州共轄九縣。爲天下名郡。然合九縣之境。南至平望。北至望亭。西至廣福鎮。東

至福山截長補短不過方百七十里名城大鎮山水所占五分去二得產穀之土方百三十里每方一里爲田五百三十畝方百三十里共計田九百十萬畝蘇民精於農事畝常收米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石麥七斗抵米五斗當歲產米二千二三百萬石蘇屬地窄民稠商賈雲集約計九屬有人四五百萬口合女口小口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是每歲當食米一千四五百萬石加完糧七十萬石每歲仍可餘米五六百萬石是五年耕而餘二年之食且何畏於凶荒然蘇州無論豐歉江廣安徽之客米來售者歲不下數百萬石良由糟坊酤於甬廿燕釀

於家本地所產耗於酒者大半故也中人飯米半升黃酒之佳者酒一石用米七斗一人飲黃酒五六斤者不爲大量是酒之耗米增於飯者常七八倍也燒酒成於膏粱及大小麥膏粱一石得酒三十五觔大麥四十觔小麥六十餘觔常人飲燒酒亦可觔餘是亦已耗一人兩日之食也以蘇州之稠密甲於天下若不受酒害則其所產之穀且足養而有餘其他地廣人稀之所可知所謂酒耗穀於明者其弊如此鴉片產於外夷其害人不異酖毒故販賣者死買食者刑例禁最嚴然近年轉禁轉盛其始惟盛於閩粵近則無處不有卽以蘇州一城計之吃鴉片者不下十

數萬人鴉片之價較銀四倍牽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銀一錢則蘇城每日卽費銀萬餘兩每歲卽費銀三四百萬兩統各省名城大鎮每年所費不下萬萬近來習尙奢靡然奢靡所費尙散於貧苦工作之家所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惟買食鴉片則其銀皆歸外夷每年

國家正供并鹽關各課不過四千餘萬而鴉片一項散銀於外夷者且倍差於正賦夫銀幣周流鑛產不息何以近來銀價日高市銀日少究厥漏卮實由於此况外夷以泥來內地以銀往虛中實外所關匪細所謂鴉片耗銀於外夷者其弊如此烟酒耗本富鴉片耗末富旣悉其弊則救

之不可無術烟本非例禁農民種之商賈業之若驟加禁
絕則商民並受其累而胥吏訛索之後繼以包庇必至立
法不行惟有預飭大吏徧行愷示假如甲年下令則乙年
禁種丙年禁賣其甲年農民所種之烟仍可收利乙年遵
令改種他穀於農民毫無所損甲年所產之烟不過足供
乙年之賣商賈漸收其本改營他業於商賈亦無所損凡
植物一年不種其子卽不能生禁之之法不必科以重罪
但令犯禁種賣者他人取之無罪則自絕耳禁絕之後以
種烟之士種穀又分其糞與人工以治他畝穀之增者無
算矣廣設燒鍋本在例禁今但加嚴禁民間不得私釀本

係兩漢唐宋相承之舊法，且專爲民間惜穀，而杜飲食之訟，出聖人愛民之誠，與天下其見豈復有所格礙？然釀酒皆在深宅，非如種烟之於田野。若司事者奉行不善，誠恐徒多騷擾於實事，反屬無濟。必各直省院司大吏皆得人，率其所屬盡心民事，上下相孚之後，乃可議行此政也。鴉片之禁已嚴，而愈禁愈盛，以中其毒者則難以自止，而司禁之人無不早中其毒，又復得受肥規，卽再加嚴法，終成具文。此物內地無種，自嘉慶十年後，浙江台州雲南土司亦有種，鴉粟取膏者，然必轉販至澳門，加以藥料，方可吸食，是內土亦待成於夷藥，仍不得謂爲內物。但絕夷舶，卽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貨皆非內地所必須，不過裁撤各海關，少收稅

銀二百餘萬兩而已。國課雖歲減二百萬，而民財則歲增萬萬。藏富於民之政，莫大於是。說者或以爲回市已久，而驟絕之，恐生他患。從來外患必由內奸，通商各國以英夷爲強，然其地其民不足當中華百一。前此屢次驕蹇，皆洋商嗾之，而邊鎮文武和之。夫海防大政也，亦常政也。回市後，司防者上下，據爲利藪，廢弛本職，而反張夷威，以恫喝中外。現今東西兩洋，皆與中華回市。西洋來市，東洋往市。西洋夷民所必須者，內地之茶葉大黃，則照寶蘇局採買洋銅之例，准商人攜不禁貨物赴彼回市。彼貨仍可通行。西夷更何詞之有？且關撤則洋商罷夷目無漢奸爲謀主。

自必馴貼義與利常對待而交勝征利自上行下則大夫士庶皆爭利而不事事一旦撤關罷稅則薄海共仰

賤貨之至德誰不爭自濯磨以求稱

上意者設有逆命夷民不過自外

生成以求死耳而何患乎

大聖斷於中與明智有遠識之大臣熟商而行之天下臣民曉然於

宸衷之眷念民天天所助者順人所助者信民皆力穡土學爲長吏求知依風雨時節庶草繁蕪斗米三錢行千里不齎糧之盛可翹足而待也

與張淵甫書

淵甫先生閣下承示亮生先生大著拜服拜服世臣力持此論三十年而不學無術未能以執訛訛者之口今王君廣徵博引根據粲然必有能舉之者但遲速不可知耳世臣平日謂今之官照及私行之會票錢票卽鈔法何不可行之有唯未議行先議收乃可行可久其收之也在內捐級捐封捐監在外完糧納監必以鈔則不脛而走其實朝三暮四仍與實徵銀錢無異唯鄙意不唯不廢錢一切以錢起算與鈔爲二幣亦不廢銀而不以銀爲幣長落聽之市人則藏錙者不嗟失業無以肆其簧惑之說此則與王

君稍有異同王君現在何所若在都願一通謁若在外希閣下爲致區區也

答王亮生書

亮生先生閣下都中由淵甫得讀大著欽佩之至嗣至浙滿擬必得奉教而以秋賦相左想何子貞兄弟能達此悃也春間手教下賁渙若發蒙而無便奉覆行鈔之說弟於癸酉年痛發此議惟未有成書及讀尊刻徵引詳確是以樂得同志唯鄙意稍有殊異曾屬淵甫轉達不知有可採及否也鄙意以爲鈔旣以紙爲之必先選紙近高麗鏡面及敝鄉貢宜皆至精好宜先徵兩處好匠合爲之兩匠徵

至使中官領之商和合之法使中人學之而終身給兩匠不使出製成先蓋印發紙式於直省徧行曉諭使民人先識紙式作僞者無所用力乃製鈔式或以五百文起數或以千文起數或以五十千止或以百千止斷不可更大不及數者以銀行奇零者以錢行銀錢湊數者各從其便銀從錢價不拘一文一釐之例行之稍久銀自消退矣近世貴人富商多藏銀若與禁絕則貴富知其不利也奮其唇舌閣下豈能與爭可否哉其行之必自上始未議行先議收收之以現行捐例爲最妙凡上兌非鈔不行先赴局買鈔指數以錢起算銀亦照時價勿以例價累捐生州縣徵

解錢糧關權徵收皆收鈔非鈔不行不過一年民心趨於鈔矣然後將一切捐輸之事停止是富國利民之無上妙諦也閣下更欲增補前人成說以求備是亦甚善成時望寄示數冊小兒赴白門命其晉謁伏乞不吝賜教也

再答王亮生書

亮生先生足下客臘奉手書兼示大著兩冊古文一道本無定法惟以達意能成體勢爲主而已算作傳記書論畧備不拘守古人格轍而自遠塵俗較之哲兄惕翁令人興難弟之歎矣鈔幣一事足下研究數十年乃爲書刊布近又以爲尙有不盡者更加探討務求盡善况復不自滿假